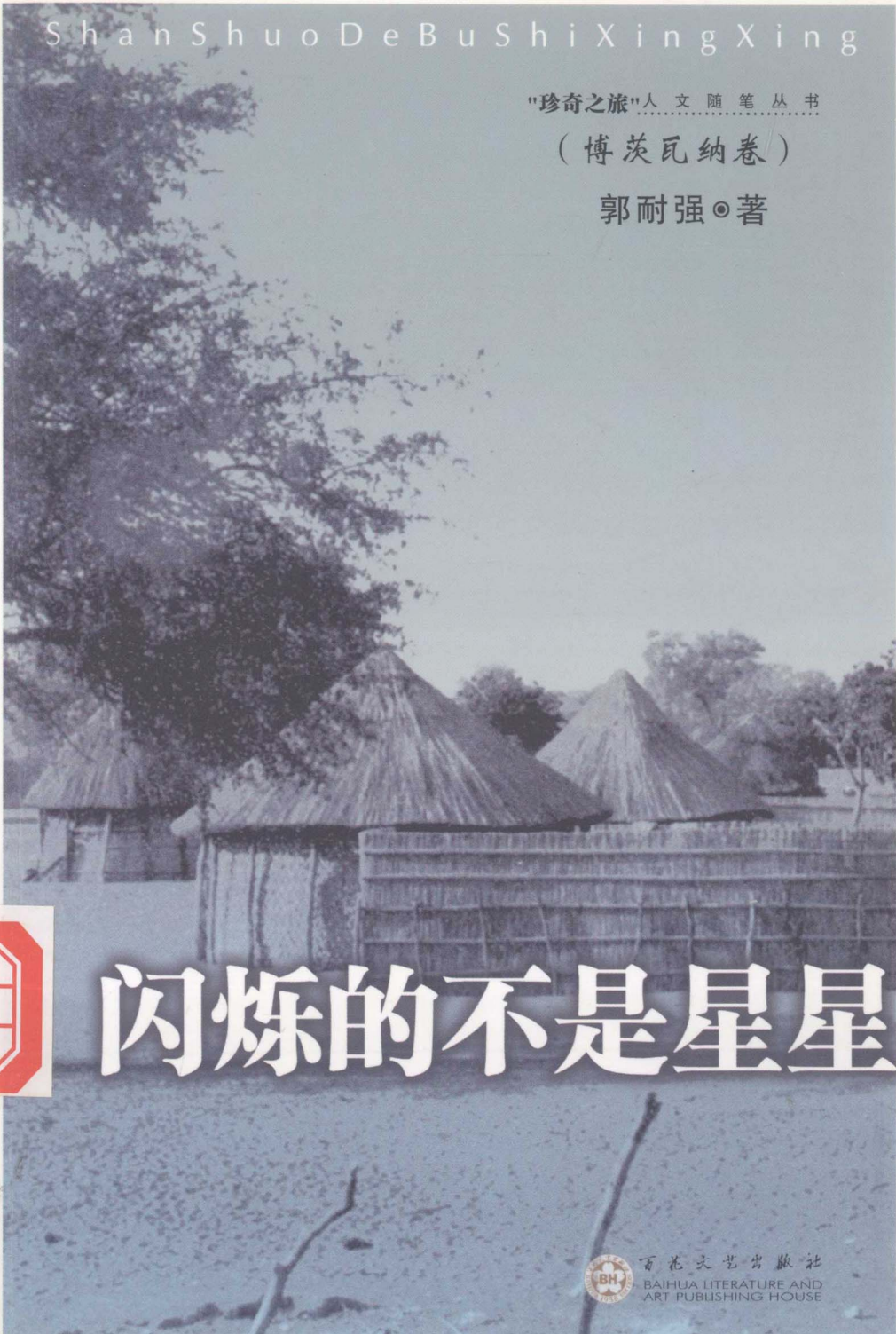


Shan Shuo De Bu Shi Xing Xing

"珍奇之旅"人文随笔丛书

(博茨瓦纳卷)

郭耐强◎著



闪烁的不是星星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珍奇之旅」人文随笔丛书

(博茨瓦纳卷) 郭耐强◎著

闪烁的不是星星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闪烁的不是星星 / 郭耐强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珍奇之旅”人文随笔丛书·第2辑)

ISBN 7-5306-4104-2

I. 闪… II. 郭…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15914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25 插页 6 字数 142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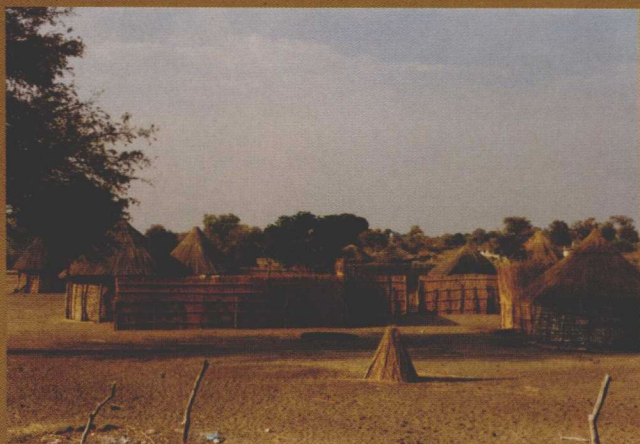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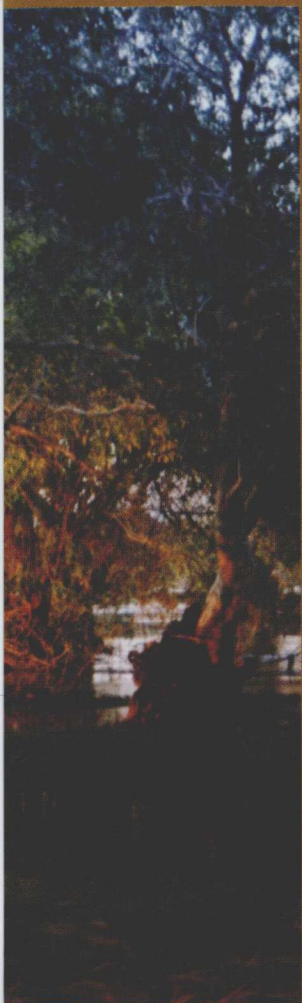
定价: 17.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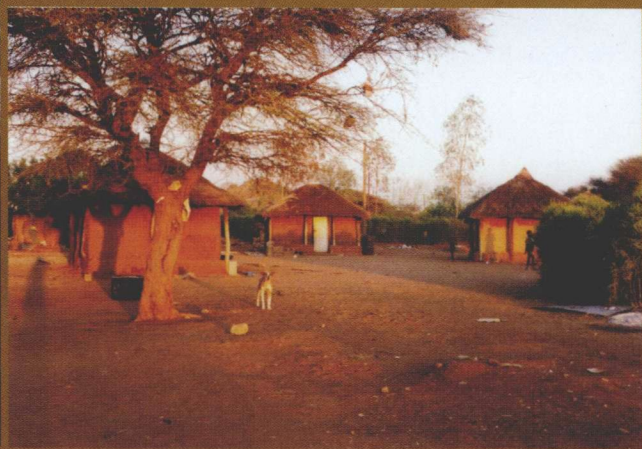
非洲落日



奥卡万戈河三角洲



奥卡万戈河三角洲畔的小渔村



传统的博茨瓦纳普通民居



吊脚楼似的观景台傍水而建，很难想象这是在非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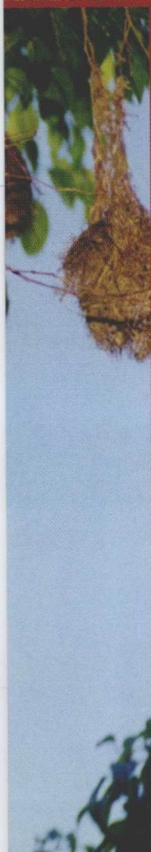
别具一格的宾馆客房，“人”字形房舍体现了非洲传统建筑之美。

织巢鸟的窝仿佛一只只倒吊着的茶壶





大象仍然是非洲大草原上的主宰





接受中国医生手术的白内障患者



非洲的未来寄托在这群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身上

CONTENT 目 录

水——生命之源	001
珊妮女士其人其事	013
博茨瓦纳的公车系统	035
乔贝国家公园游记	050
闪烁的不是星星	067
狩猎纪事	085
出庭记	115
维多利亚瀑布游记	128
卫生学院的庆典	140
欢乐园,失乐园	148
赔我眼睛	156
神奇的发饰	167
工艺品与象牙走私	175
后记	196



夏雪湖上随处游荡的牛群以及
河面小岛上的丛丛野草

水——生命之源

刚接到通知被派遣到博茨瓦纳工作3年时，我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这样的情景：骨瘦如柴的黑人、干涸的河流以及动物因干渴而倒毙在干涸的水洼边……说实在的，那一刻我并不是畏惧工作的艰辛，而是对即将前往工作的恶劣环境心存恐惧。出发前，我做了不少的准备，设想过多在干旱地方如何得到水源的办法，比如说：带上两瓶消毒水用的明矾，买上一个获专利的水源过滤器；甚至设想过，假如在沙漠中缺水时，带上一块足够大的塑料布，夜晚在挖开的沙漠上撑开，利用沙漠的蒸发作用收集水分等等。

当飞机飞临博茨瓦纳国土上空时，我从舷窗向下俯瞰，漫漫荒漠，几许零零落落的非洲针叶类的灌木丛散落其中，整个视野里竟见不着一条河流的影子……这完全与我们在国内航行时所见到的景色大相径庭。我的心不禁沉了下来，看来我真的要过3年苦日子了。

当天，我们下榻于首都哈博罗内的总统宾馆，住进一个标准房。打开房门一看，洗手间设施一应俱全；一开龙头，嘿！别提多高兴：不但有清澈的



哈博罗市内的步行街



弗兰西斯敦的居民区

水流哗啦啦地从管子里面流出来，而且另一个龙头里流出来的还是热水！我洗了一个痛快澡，一天的旅程疲劳和6个小时的时差反应，一下子随着这哗哗的水流冲了个一干二净。我边用浴巾擦干身上的水珠从浴室内走出来，边对同事说：“痛快，没想到在这荒漠的国度里，水源的供应竟如此充裕。看来领导出国前告诉我们，博茨瓦纳的用水不成问题的话一点儿不假。”“你别高兴得太早，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总统宾馆！这儿要是供应不上水，那整个国家可怎么活下去。”老陈一番话，把我刚高兴起来的心情一下子搞坏了，难道真像他说的那样吗？

第二天，直到我们离开宾馆前，这儿的水还供应充足。但我们即将离开这儿，到500公里外的弗兰西斯敦去，那儿有这么多的水供应吗？毕竟那儿不是首都。

从哈博罗内乘飞机到弗兰西斯敦约40分钟，一路上经过博茨瓦纳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我不时将目光投向舷窗外，希望能够发现一条较大的河流。飞机在云层上方飞行，有时穿过一大片的无云区，向下能看到的还是那种非洲特有的地貌——漫漫的黄沙间杂着几簇灌木丛，没有森林、没有河流，即使能看到一两道像是河流一样的地形，也为黄沙所没，没有一丝生

命的绿色之源——水的影子……我心里不禁掠过一丝念头：看来真要不幸被这乌鸦嘴的老陈所言中了。飞机缓缓降落在机场上，在乘车前往驻地的路上，我不时注意着一路的风景，看看是否能看到河流或水渠。车子倒是穿过了几座大桥，但无一例外的是，桥下的河床都是黄沙一片，滴水不存，不知干涸了多久。

一到驻地，我放下提包就冲进了卫生间，打开龙头，一股清澈的水流奔流而出，我的心就像欢乐的阀门被打开一样，情不自禁欢呼起来。老陈倒是记住了我们前一天晚上的争论，他也跑过来：“嘿，真的有水！”接着又不甘心地补充了一句：“不知道明天是不是还有水。”

后来我发现，我们的水源供给相当充裕，而且质量相当好，达到了饮用水的标准，甚至我们在手术前洗手时，也是用这种水冲去手上的消毒液。按我国的洗手方法，这是绝对错误的，可到了那儿，还得入乡随俗：先用消毒液洗手液洗两遍手，再用自来水将洗手液冲洗干净，最后用无菌巾擦净水滴，然后就可以持器械给病人消毒、铺巾，最后我们自己穿无菌衣、戴手套、做手术。对这套洗手的流程，我提出过异议：“护士长，我觉得这种洗手的方法不大科学，为什么用消毒液洗完手后还用自来水冲洗呢？自来水可不是完全无菌的。”手术室的护士长想了想对我说：“是的，医生，您讲的很有道理，也许我们的这种洗手流程不是很正确，可是我们一直就是这样做的，而且也一直是这样教的。最关键的是，我们手术过的病人从来没有因消毒的原因而感染过。”“真的吗？”我对护士长的回答有些惊奇，应该说，自来水的灭菌程度肯定是不够的，但不引起感染确实超出了我的想象。后来的事实证明护士长说的是真话，确实用这种方法洗手后进行手术没有引起感染。我猜想，这里面可能有几种原因：一是当地人对微生物的抵抗力较强；



驻地旁的三角梅，开得像要燃烧一般。

二是当地的空气较干燥,细菌生长困难;三是消毒液的质量相当好。自那以后,我们都放心喝自来水解渴了。当地人则更省事,有时泡速溶咖啡也不烧开水,直接拿杯子放到水龙头下一接水,一搅拌就喝,从来也没闹过肚子。我因此对他们所供应的自来水的卫生标准有了深刻的认识,但这哗啦啦的水是从哪儿“自来”的,我还是搞不明白。初来乍到,工作还一窍不通,也没闲心去把这个问题搞明白。

直到有一天半夜,天花板上突然哗哗地流下水来,我们赶紧查找原因,最后终于找到了在房屋外的水龙头总开关,才把横流的水关掉。房间里早就发了水灾,折腾了半天,才把房间整顿好。第二天一早,爬到屋顶检查,原来博茨瓦纳为了充分利用太阳能,在每家的屋顶都装了一个太阳能热水器,热水器的贮水罐足有一立方米,就架在卫生间的阁楼上。昨天不知是什么原因,贮水罐进水端的密封圈突然破裂,因此水管内的水喷了出来,搞得我们狼狈不堪。问题发现了,但密封圈却不知该到哪儿去买,也不知谁能修理它。我们只好求助于我们的英语口语老师珊妮女士。珊妮女士一听到我们的问题,说了一大堆的名词,更是让我们摸不着头脑:“热水器的问题属BHC管,你们要先报告BHC,让他们派员来检查,然后再派人来修理。”什么BHC?是不是这种热圈生产商的缩写叫BHC?在哪儿能买到它?我心里想着,对着电话问她:“什么是BHC?那是个什么东西?我在哪儿能找到它?”“哦,对不起,我没解释清楚,”听到我的问话,珊妮女士在电话里笑了半天才回答我:“BHC你是买不起的,它的全称是‘博茨瓦纳房屋管理委员会’,每个城市都有它庞大的机构。凡属于博茨瓦纳工作人员住的公房的维修管理,都是他们的事,未经许可,是不允许私自改动房子的,包括房子的结构、水电设施、家具和厨具等。”末尾她又加了一句:“还包括房子的围墙。”“原来是这样,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费用又该怎么付?”我又问道,要是修不好,我们这几天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别着急,听我跟你说。你先得得到BHC登记报告,还得填一张表格,写清你的住址和联系电话,他们有空时就会派员来检查的。别忘了,带一点儿小礼品,他们喜欢这些东西,好像安排这一类工作的官员是个女的,人还挺好接触。”最后她又详细地跟我

解释了该怎么找到这个机构。

安排好科里的工作，我便开上车，按珊妮女士所说的路径去找 BHC。还真不错，没费多大的劲就找到了。那是个典型的博茨瓦纳政府的办公机构：红色的清水砖建成的围墙，里面是一个大大的院落兼停车场，再往里走，则是一大片红色清水砖修建的一层楼的建筑群。我找到负责维修的部门，接待我的果真是一个微胖的中年女性，“多麦拉，玛！（你好，女士。）”“多麦拉，拉！（你好，先生。）”见我讲一句带腔调的博茨瓦纳问候语，该女士面带微笑地问我：“我能帮你什么忙吗？”“是的，我是仰加圭医院的医生，听说 BHC 在这儿，我们就找来了。”说着我把手里拿着的一个金闪闪的女性服装上的装饰品递给了她：“这是我从中国带来的小礼品，希望你能喜欢它。”那女士用略带夸张的喜悦表情说：“哦，好可爱的小饰品，我很喜欢它。”她把那东西拿在手上细细看了一遍，虽然在中国只卖二十来块钱，但无论从做工到款式都很漂亮。从她那细心查看的样子来看，她确实对我的小礼品感到满意：“对了，需要我们为您做什么？”她抬起头，目光从小饰品上收回，笑眯眯地看着我问。我一五一十地将我们遇到的问题告诉了她。“没问题，等一会儿就派人去查看，最多几天就能将热水罐修理好。”她肯定地告诉我并让我填了一个表格。

果然，上午 10 点多钟，一个身着米黄色制服的人开着一辆车到了我的宿舍。他检查了热水罐的情况后，告诉我说：“不要紧，我会尽快让人来修理的。”我留他喝了一些果汁，顺便把我对自来水供应的疑惑提了出来：“我们用的这些自来水从哪儿来的？”“从水厂来的呀。”他有些不解地看着我，觉得这哪是个问题。“我的意思是，这些水源是从哪儿来的，我在博茨瓦纳可没见过一条有水的河流呀？”我解释道。“哦，你问的是这个。从夏雪坝（Sheser dam）来的。”“夏雪坝？”我对他的回答还是不解。“夏雪是个村庄名，离这儿约 30 公里，我们在那儿建了个大坝。雨季时，我们便收集大量的水供人畜饮用。”“原来是这样。”我恍然大悟，原来在这荒漠中也有水库。我又问了这个水库的具体位置，我想我要去探查一番，去看清它的真面目。数日后，我们的贮水罐修好了，清水又源源不断地流了出来。